

◎ 凝聚一代人的青春热泪，尘封6年的滴血之作，
似水流年终于无法掩埋……

幸福鸟

刘加蓉 著

Bird of happiness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
Bird of happiness

幸福鸟

刘加蓉 著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
凝聚一代人的青春热泪，
尘封6年的滴血之作，似水流年终于无法掩埋……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幸福鸟 / 刘加蓉著. — 乌鲁木齐: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,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, 2007.1

(雪莲花文丛)

ISBN 978-7-80744-092-5

I. 幸... II. 刘...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03634 号

书 名	幸福鸟
作 者	刘加蓉
出 版	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(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6 号 830001)
发 行	新华书店
开 本	850 × 1168 1/32
印 张	7.25
字 数	240 千字
印 刷	新疆兵团印刷厂
版 次	2007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7 年 1 月第 1 次
印 数	1-5000 册
定 价	22.00 元



刘加蓉，现住洛杉矶。1951年出生于中国四川乐山。初六七级。1969年上山下乡，1979年回城。任职过幼儿教师。1986年初移民美国。做过衣厂车衣，光纤

通讯、医院护理等职业，现在礼品店收银。热心公益，不忘故土。任美中文化协会理事，南加州知青协会理事，南加州写作协会会员。1995年开始发表短篇小说、散文共十余篇，如《人性的悲哀》《天堂遗忘的角落》《命运》《爱在那个年代》《天天的故事》等，刊登在华人报刊及网站。《幸福鸟》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。

有一本书，让人心怀感动（代序）

有一种羽翼红绿绚丽的鸟儿，雄鸟名翡，雌鸟名翠，翡翠鸟总是相依相伴，雌雄比翼，永不分离，人们又把它们称之为“幸福鸟”。传说中的幸福鸟，有着世间最动听悦耳的声音，谁要能听到它的歌声，便能了解幸福的意义，永远拥有快乐。以“幸福鸟”为书名，本身就表达了作者对于幸福的无限向往。

“我们鸣叫一些善良的语言。”——这句话，我一看着就心怀感动；我对此书的感受亦是如此。无论世事如何变幻，这个世界永远有一种叫“真诚”和“善良”的东西，总在某个时刻某个处所，让人心怀感动，甚至泪如雨下。

正如本书作者所言：岁月像一条河，可以流去我们的青春、年华，甚至生命，但却流不去那一段深深的记忆！

无论是爱，还是恨，都是那么的刻骨铭心！

此书的主题是爱，直面的是人生，是过往。作者用写实的手法，深情的笔触，描刻了一段曲折凄婉荡气回肠的岁月。

书中的“我”的经历简直可以用“不堪回首”四个字来形容。记得第一次拜读该书稿后，我立即就给作者写了一封回函：“现在是凌晨两点半，终于得以拜读您的滴血之作。我很荣幸能读到这样真挚感人的作品，读时每每悄然泪下。我是一个真诚而感情执著的人，虽无以经受那样的岁月，但同样能感受那一颗与时代悲鸣、与命运抗争的‘幸福鸟’的心！”

因为有真诚，所以有感动。在这里，你可以听到灵魂深处的呼喊，

可以叩响岁月深处的回声，可以触摸渐行渐远的年代……娓娓而诉中，人性的挣扎，命运的抗争，种种的无奈，无法解释的错，无法拒绝的情，无法抗拒的命运安排如一组灵魂的鼓点，颤人心弦，又如一阙幽婉的乐章，跃然纸上。

人其实都有两面：渺小与伟大，平凡与奇俊，俗气与高尚，脆弱与坚强，现实与理想……然而，无论是哪一面，作者都敢于剖露；《幸福鸟》的字里行间，流露的都是真诚，释放的都是真情。也许源于对“真”的渴望，所以从不拒绝对“真”的奉献。在一个容易“失真”的年代，这一点不能不谓之可贵。

有催人泪下的真。有感人肺腑的情。

有锥心刺骨之痛。有刻骨铭心之爱。

爱恨情仇，凄凉身世，患难真情，义无反顾；

岁月无情，命运沉浮，人生沧桑，永不服输。

书中女主人公刘雨晴，天真，朴实，真诚，善良，勇敢，玻璃般地透明，但因其坎坷曲折、鬼使神差的经历，所以有“生得如此遗憾，活得如此痛苦”；“生相爱，死相随”；“生而无欢，死又何惧”；“生不逢时，死不足惜”的哀叹。然而，无论景况如何凄凉，无论面临多少无奈，始终都没有放弃对真爱的追求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——小人物也有梦想，弱者也可以坚强！这是犹为可贵之处，亦是本书的价值所在。

什么是痛？什么是爱？什么是情？什么是真？

什么是哀歌？什么是悲鸣？什么是无奈？什么是抗争？

——看了《幸福鸟》，也许就会找到答案！

在人头攒动中，在华靡浮躁间，我们看到，一个十分真诚真实的人，她一直十分真诚真实地活着；她的一生，就像那只永远飞翔永远鸣唱的幸福鸟……

星 矿

2006年11月25日

目 录

有一本书,让人心怀感动(代序)/星旷

- 一、到农村去 / 1
- 二、插队的日子 / 10
- 三、爱在那个年代 / 25
- 四、远走高飞 / 45
- 五、新疆行 / 59
- 六、千古恨 / 75
- 七、生生死死都是情 / 88
- 八、同是天涯沦落人 / 103
- 九、回娘家 / 117
- 十、漂泊的日子 / 128
- 十一、做女人真难 / 152
- 十二、黎明前的黑暗 / 162
- 十三、走过苦难 奔向自由 / 173
- 十四、雨过天晴 / 180
- 十五、红颜劫 / 193
- 十六、最后的新娘 / 202
- 十七、新惠,你在哪里 / 209

后 记

一 到农村去

“幸福鸟啊，幸福鸟啊……啊……你飞得快，你飞得高……让我们看看天上飞来的幸福鸟，让我们看一看勇敢飞翔的幸福鸟啊……幸福鸟……”从遥远的地方飘来好熟悉的歌声，这是新惠的声音。是她，是她又在唱《幸福鸟》。我循着歌声追去，跑啊，飞啊……“新惠，新惠，你在哪里？”朦胧中似曾相识的校园，既熟悉又陌生，既真切又遥远。好熟悉的石子路，好熟悉的操场和礼堂！初六七级四班就在眼前，这不正是我们的教室吗？！“新惠，新惠……”我奋力向前冲去，脚下却忽地一踩空，浑身一惊，醒了过来，原来是一场梦。

是啊，人生如梦，岁月匆匆，38年竟在这恍惚之间过去了。

1969年元月，乐山市里各个学校已开始组织进行第一批上山下乡知青的报名工作。平时要好的新惠、亚玲一直看着我，希望一贯都是敢说敢为的我领个头。望着她俩期盼的目光，顿觉我肩上承载着时代的重任，踌躇满志，热血沸腾，心儿早已随着革命的洪流涌向那片广阔的天地。“走，我们到农村去！”我拉着新惠和亚玲，当即就到学校报名办了手续。当望着光荣榜上红花挂在我们的名字上时，有感动也有惆怅。我们最后一次来到教室，回到各自从前的座位上，摸摸课桌，再望望已空旷的讲台。“亲爱的母校，告别了；告别了，我们的学生时代！”大家不约而同唱起了同一首歌：“亲爱的朋友，请你告诉我，再过十年，你在什么地方……”歌声连接着我们纯真的友谊，歌声为我们扬起了新的人生风帆！我们在依依不舍中走出了校园，看天色还早，一时兴起，就到

绘芳相馆合了个影，在照片上还题上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词句：“到农村去。”歌声流逝在生命的远方，这帧照片也成了我岁月的珍藏！

回到家里，当我把要到农村插队落户并得到组织批准的事告诉家里人时，全家诧异。“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跟我商量？！”母亲厉声训斥我。“哎哟，你这个傻姑儿，你真是人大胆子也大啦。你昏什么头了，城里不呆要到农村去？刚刚从家里赶过来的外婆也焦急而大声地插着话。我低着头什么话也不敢说，因为此时的确无话可说。当“走”的念头一闪，主意拿定的时候，早已全然忘记了养育我、疼爱我、把我当做她们生命中的唯一的外婆她们了。

就要下乡了，想最后去看看外公外婆。从记事起，最亲的人就是外公和外婆。他们的小屋曾是我最幸福、最快乐、最温暖的地方。两位老人视我如掌上明珠，就如同他们生命的希望和阳光。外公外婆的命运一辈子都是坎坎坷坷。尽管这样，他们还是倾尽所爱为我的童年留下了一段最美好的时光。外公外婆做的是搬运工，很辛苦。外公常常在夏日的晚上摇着一把蒲扇，喝点小酒，而他那装装门面的下酒菜也成了我的最爱。外公是个少言寡语的人，可是外公却会为小时候的我唱儿歌，常常把我抱在他的腿上，拉着我的双手摇啊摇：“推推磨，摇摇磨……”这个时候的外公好似返老还童，满脸都是天伦之乐。外婆对我更是疼爱有加。她可是个勤快麻利、风风火火的女人。不论她多忙，每天总把我打扮得光鲜靓丽，让我走到哪里都格外惹眼。所以，尽管我从小就几乎没有得到过母爱，但外公外婆的厚爱弥补了这份缺憾。这就是我与他们相依为命的渊源。

外婆家住在半边街水井冲（因为整条街在这里被拦腰切断，半边临河，半边是街，故名“半边街”；街旁有一条石板路小巷，巷子深处拐弯的地方有一棵银杏树，据说已有两百年历史，在大伞一样绿阴葱郁的树下，有一口常年不断水的老水井，得名“水井冲”）。就在这条宁静、简陋、被岁月磨蚀的古旧街道上，留下了我多少童年的脚印！一步步褪色的赭红色石板路，多么熟悉，多么亲切；一级级凹凸不平的石台阶，多少依恋，多少不舍。在吱呀吱呀的木门声中，迎来送走了我十七年的春秋。今日别离去，

何日再归来？白发苍苍的外公外婆，今天再来看看你们了！推开门，我故作轻松地叫了一声：“外婆，外公，我来看你们了，我明天就要走了！”

听到我的声音，外婆忙抬起正在缝补衣服而低着的头，用手取下那副断了一条腿用线绳套在耳朵上的老花镜，连忙起身问：“明天几时走？在哪儿坐车？我好去送你。”“不用了，到时人很多，听说全市统一出发，明天到了学校才知道，再说又不是一辈子不回来了。很快就要过年了，到时我一定回来过春节的，婆婆，你放心好了。”

“我就是不放心，离你妈家这么近，我都操不完的心，何况到几十里外、人生地不熟的农村。你的脾气我最清楚，这次可不比在家里，无论什么事都还有我替你担待，以后一切就都全靠你自己喽。你要知冷知热，知轻知重，跟人相处不要任性……”外婆又是叮咛又是嘱咐。外公一声不吭闷着头，攥着烟杆，在一旁抽着叶子烟。烟雾在昏暗的灯光下缭绕着，弥漫了整间屋子。

望着眼前被烟雾笼罩着的外公，我哽咽了。以后谁替他在后面推车呢？谁替他缝冬天裂开的脚后跟呢？（因常年裸露，皮肤老化干裂成一道道深口，深到可以看见里面的肉，所以冬天他就让我将外层的硬皮缝住）“咚咚……”外公把手上的烟杆在脚跟上敲了两下：“晴儿啊，你明天就走了，这是我为你攒的一点钱，你到农村去用得上的。”外公从贴身的口袋里哆嗦着摸出一个布包，小心翼翼地一层层打开，摊开一张张1元、5角、2角、1角，甚至5分的钞票，差不多10元钱。可是这些钞票凝聚着外公的多少汗水和心血啊！“你留着用吧。”我推回给外公。“我已经老了，一切对我都不重要了。你到农村去用得着的。”外公坚持给了我。外婆也从口袋里摸出来5块钱：“拿去吧，将来的油盐柴米就靠你自己了。”外婆哽咽着，我明显地看到她那浑浊的双眼中噙满了泪水。那时外婆一个月只有15元的退休生活费，外公没有一天假日，也只有20来块钱。人生的意义对那个时候的他们而言只不过是活着而已。

手捧他们的钱就好像捧着他们两颗饱受磨难的心。从此，我将远离他们，还有这个让我终生难忘的小木屋。

1969年1月17日，对我来说是个终生难忘的特别日子。这天市里首

批知青要到农村去了。一清早，我们背着行李来到学校的操场集合。校革命委员会为我们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。工宣队、军宣队和校长分别致欢送词：“你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、革命的接班人、祖国的希望，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，是大有作为的！”我们分批戴上大红花，在一片锣鼓声和革命进行曲中，登上了披挂着标语和红花的解放牌卡车，到市中心最大的广场“月珥塘”汇集。各校的人马统一出发了。

一路上，整个乐山城人潮汹涌，红旗飘扬。宣传车的喇叭声，欢送人群的口号声此起彼伏。我和新惠、亚玲相拥相依在一起，眼前的场面激动人心，大家都热泪盈眶，热血沸腾，好似壮士出征般的豪壮。别了，过去；别了，故乡；别了，我们的学生时代！在总指挥的安排下，车队分别奔赴五区、杨湾、平兴等公社。

傍晚时分，我们来到了目的地——杨湾公社。在农村，大多以公社所在地为集市。当地人叫的“赶场”，就是将农历初几定为一个场日，在这天，附近各队的农民到公社的集市来买卖农产品和生活日杂用品。杨湾场从场头到场尾只不过一百来米长的一条街。我们一百多名知青下了车，卸下行李，集中在场头一个学校的操场上。操场上人头攒动，除了我们知青外，还有各大队前来接人的，看热闹的。乡音的吆喝声和话筒里生硬的普通话声混杂在一起，乱哄哄地连成一片。“朝阳大队的来这里，某某学校……”“红光的……”“五星的……”“灯塔大队有五中的……刘雨晴、陈新惠、康亚玲。”一个头戴军帽、身着旧军装、腰上还扎了一条皮带的中年男子手上扬着一张名单，大步朝我们走来。“我是灯塔大队的民兵连长，叫袁仕国。我代表我们大队的全体贫下中农热烈欢迎你们！”他声如洪钟，炯炯有神的眼睛闪烁着刚毅、果断的光芒，不难看出他一定是个上过战场的军人。他大手一挥：“现在由各生产队的队长点名领你们回去。”这时，从他身后走出了几个扛着扁担箩筐的农民。“三生产队的有刘祥林、纪向东、余朝霞、王平、刘雨晴、陈新惠、康亚玲。”点名的是一个头上明显没有头发、干瘦矮小的中年男子。民兵连长拍着他说：“唐队长，这七名知青就交给你了，回头我们就上路。”说完就转身忙着招呼其他队的事去了。唐队长个子不高，动作倒很利索，扁担一放，挪过箩筐：“你们的行

李都拿过来，重的放在筐里，轻的随身带。”他一边说，一边三下两下将堆得尖尖的两副担子扎得稳稳当当。这时，民兵连长大步流星地走了过来，朝我们一挥手：“我们上路！”

一行9人，连长领头，队长压后，各挑一副担子，晃晃悠悠地出了杨湾场。穿过近平坦的山村、小路、田埂，朝着远处高高低低朦胧的山影走去。脚下的路越走越窄，坡越上越陡，山影收尽了最后一抹夕阳。天空越来越灰暗，夜幕开始降临。

“袁连长，灯塔三队到底在哪里，还要走多久？”

“十来里路，一个多钟头就到了。”

“哇！这么远！”大家不约而同地叫了起来。

“不用怕，我们准备了火把，大家歇一歇，我来点火。”连长说着，找了个背风的地方，点燃了两支火把。一前一后的火把继续带领着我们走在曲曲弯弯的山路上。黑漆漆，冷飕飕，时不时会经过一个个突起的圆土堆，哇！心里不由一惊，叫人毛骨悚然。真想抓住同伴们的手壮壮胆，可是脚下的山路太窄，根本不能并行。就这样高一脚，低一脚，翻过一座又一座山，绕过一个又一个湾，大约走了两个钟头，终于到达了目的地——灯塔三队。

在一个空坝上，一旁丁字形排开几间茅草房。队长指着这排房子说：“这是生产队的公房，从前养过猪，锅灶柴火都是现成的，你们住在这里最合适不过的了。共有五间房，除粮种和化肥占去两间外，还有三间是空的，由你们自己安排。”说完他领着我们巡视了一遍，又找出两盏马灯（煤油灯），教会我们使用。连长和队长还热情地指点我们怎样烧火、用水，一切交待完毕他们才离去。

我们7名知青，两男五女，都来自同一学校，除一个初中六六届外，其余都是初中六七届的，但是不同班；同班的除我和新惠、亚玲外，还有1个男生叫纪向东，大家不但很熟悉，而且非常要好。其他3个尽管以前从没有打过交道，但也并不陌生，起码都还叫得出名来。看来，从此以后7个人就要在这里共同生活了。基于这点，大家彼此好像突然成了最亲近的一家人。

很快，大家收拾好了三个要睡的房间，两男一间，五女两间，我和新

惠、亚玲自然住在一起。当时除了一间房里有一张以前养猪人留下的旧床外,其余都要打地铺了。我们从外面坝角的草场上抱回几大捆稻草,凑合着搭好了临时的地铺。等简单地安顿下来,已是深夜了,但众人却没有一点睡意。

当时正值严冬,寒气逼人,四周黑漆漆的,什么也看不见。我们在门前的坝上燃起了一堆篝火,搬几条木凳围坐在一起。虽然此前大家都已经相互认识了,但没机会加深了解和沟通。过去在学校,由于能歌善舞,能说会道,每次学校大小活动、代表班级发言演讲总少不了我,我对大家来说并不陌生。

“雨晴,给我们唱一支歌吧!”一人提议,大家附和。

“新惠唱吧,唱得真正好的在这儿呢!”我推了推旁边的新惠,一向文静内向的她腼腆地低下了头望着脚边的篝火,一窜窜的火苗映着她白皙羞红的脸。她抿抿嘴,带着甜甜的微笑说:“我唱支《幸福鸟》……”

我们唱着,笑着,谈着,有豪情壮志,有欢乐悲伤,有理想追求,也有疑惑与惆怅。

就这样,在命运的安排下,我们翻开了知青岁月的第一页。

第一天上工是在一个山坡前。生产队所有的劳力都集中在此,有好几十人。队长把我们一个个介绍给队上的人。“你们初来乍到,先分配给你们劳动工具,锄头、扁挑、镰刀,这是基本的,今天的劳动是修田坝、改地,你们跟着其他的人一样做。”他转头指了指旁边坐的社员。

队长的话音未落,我们就迫不及待地各自拿了工具,挖的挖,挑的挑,开始兴奋地干了起来。这种活以前在学校支农时干过。我们年轻,朝气十足,仍像当年支农时一样,积极要求进步,互争表现,做得很卖力,直到队长喊“收工喽”时,我们才停下来。

拍拍身上的泥土,收拾扁担挑子,知青们正准备转身往回走,却瞧见社员们丝毫没有走的意思,而是三三两两择地而歇,坐在锄把和扁挑间,似乎在等待什么。一看见我们要走的样子就嚷了起来:“你们怎么还没评工分就走啊!”

“工分，什么工分？”大家一怔，惊异地回头问，“我们要工分做什么？”

社员们听了都愣愣地望着我们，随后不知谁冒了一句：“没有工分，到时拿什么分粮？”

转头望着这些虽然衣着破旧但很淳朴的农民们，知青们不免为刚才的幼稚无知感到尴尬。

这就是我们在农村这片土地上的第一天，“工分”是知青们接受再教育的第一课。

按当时的规矩，青壮男劳动力全劳一天挣十分，青壮年妇女和体力较弱的男子一天按半劳算挣8分。除此之外就是附带劳动力，也有等级之分。

那时我们两男五女都是十七八岁，正值年壮力强。2名男知青长得又高又大，但队里却说他们农活不精，力气不如其他社员，只能按8分的半劳力算。我们5名女知青被定为附带劳力，五、六、七分不等。我们很不服气，要跟他们比试，却被嗤了回来：“你们锄草有唐家二娃快吗？你们挑担有田家幺妹儿趟数多吗？插秧挖田就更不用说了！”

不行，我非要跟他们比一比不可。

一天，正好是挑粪到田里给秧苗施肥。我跟队长说：“队长，今天我要挑粪。”

队长一愣，惊异地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：“你行吗？”

我坚决地回答：“行！”

“好吧。”队长将信将疑地勉强同意了。

专门负责装桶的大婶出于好心，特意不给我装满：“这样就可以了，上下坡满了就会溢出来。”

“不，要装得和他们一样满，我要让他们看看。”我固执地拒绝了她的好意。

大婶摇了摇头，苦笑着说：“晴妹子，腰杆闪了可不是好耍的哦！这么远的路，小心点，多歇几次，不要硬撑。”

一百来斤的担子压着不到九十斤的我，肩上似乎压的是一座大山。摇摇晃晃，偏偏歪歪，顺着羊肠小道，我爬坡上坎。尽管晨风还透着阵阵

寒意，我却汗如雨下了。

我还没有练成他们那样，可以左右换肩，连续不歇，只会用右肩挑。尽管步子越来越沉重，尤其是在爬坡时，颤巍巍地连移动半步都很困难，但我咬紧牙关，心中有一个信念：这口气一定要争到底。肩肿了，衣服湿透了，筋疲力尽了，但终究坚持了下来。

从此以后评工分时，社员就不像以前那样小看我们了。

记得刚下乡时，春节过完不久就要挖冬水田，然后再下谷种。我们不仅整个下半身都要浸泡在冰冷的水田里，还时不时遇到烂苞田。

农民们通常都有经验，不会深陷在田里，而我们初来乍到，山区的地势起伏不平，有些山崖旁的水田好似深不见底，令人越陷越深。我们防不胜防，常常弄得浑身泥水，狼狈不堪。

但知青们毫不气馁，凭着在“广阔天地炼红心”的决心和“一不怕苦，二不怕死”的革命斗志，我们亲身经历了从谷子下种到插秧、抢收、晒谷、入仓的全过程。整天都是弯腰、拔腿、抬手、点头的动作，那种累劲，到晚上躺在床上时，整个人像散了架似的。

施肥薅秧给我的印象最深刻。按当地的习惯，施肥薅秧是同时进行的。前面的人把粪水用瓢泼洒在秧田里；紧跟着，后面的人就用双手十指把秧苗周围的泥粪搅拌均匀。瞅着秧田水面上漂浮的粪便甚至死蛆，真是令人恶心作呕。刚开始时，我们几个知青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勉强卷起裤腿，面露难色，眉心都打上了结，迟疑着立在田坎上，不敢往下跳。队员们则说说笑笑，轻松自如地弯着腰，双手飞快地往前耙去，时不时回过头来对我们吆喝几声：“快啊，快下来，只要一跳下来就没事了……”

还是新惠勇敢，只见她双手飞快地把两条大辫子往头上一盘，一边念着毛主席语录，一边带头跳下去。“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，排除万难，去争取胜利！”她的勇气和幽默感染了我们，我们也心一横，像什么也没看见似的相继跳下去。

从那以后，再脏再苦的活都难不倒我们了。

我们的汗水没有白洒，很快就到了收获季节。黄澄澄的谷子压弯了腰，一片片斜楞着，闪着诱人的金光……

望着那丰收的景象,男女老少都乐开了怀,只有收成好才能吃上几顿净白米饭哟。在那饥饿的年代,长年吃的都是红薯玉米饭,半饥半饱不断顿就算小康人家了。丰收和米饭,对农民就是最大的幸福和满足。

我们操作着最原始的镰刀,男人们扛着笨重的拌桶,从这山爬到那山,火辣辣的太阳晒得大地都快冒烟了。打谷的男人们几乎都是光着上身,下面就用一块布简单地围一下。割谷的女人们虽没光着身子,但除了自己缝的遮隐私的背心外也不讲究了。天太热了,有的年纪大些的大妈就连背心都脱了,农村人又从来不用胸罩,一对布袋似的奶子晃来晃去。那时的我们正值青春年少,无论见到露体的男人还是衣着少的女人,都会难为情地避开。每天的衣服全都被汗水浸透了,一片片的汗迹白花花地发硬,大家的脸、胳膊全让太阳晒脱了皮。

就这样,知青们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,在这片土地上真正读懂了“谁知盘中餐,粒粒皆辛苦”的含义。就在这里,我们开始了柴米油盐酱醋茶这“开门七件事”最基本的生存方式。

二 插队的日子

刚下乡时，7名知青集体居住。尽管农村的生活条件差，非常艰苦，但因生活在一起，大家互相之间时常都有个照应，虽然住的是茅草屋，吃的是粗茶淡饭，也许正是这青春年少不识愁的年龄，日子依然过得其乐融融。

乡下烧火煮饭全靠柴草，是时常需要上山砍柴的。一向给人“书呆子”感觉的亚玲，竟然连树枝和树苗都分不清楚。当我们发现她砍下的全是树苗时，都非常紧张。这时，有人出了主意：“连根刨起就没有痕迹了。”如此这般，一群人着实忙碌了一阵。后来，这件事居然没有被社里的人发现，也就敷衍了过去。

一日三餐，原本是分工轮流做的，可白天的疲惫不堪时常让我们睡过了头，等陆续起来时，发现新惠已坐在灶膛前，锅里的饭也早已经上甑了。一见这样，大家都常常觉得不好意思。我和新惠同睡一间房，她起床我竟从来没有察觉。总想讲几句表示感谢的话，可是话还没有出口，就被她的微笑和轻松的话语给打住了。

“这没什么，谁做还不都一样，只要不耽误出工就行了。”

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农村，新惠总是把微笑和方便带给了别人。

男知青向东从城里带回了一把小提琴，夜晚在空旷寂静的晒谷场上，他有模有样地为我们演奏了一首《北京的金山上》。末了，我们都凑了上去，用手小心翼翼地将红色发亮的琴身抚摩一番……

“谁给你买的？”